



我的祖国拥有世界之巅的珠峰和自由安全的南海

作者 林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而作于2021年7月1日前

规格尺寸:高200厘米 宽130厘米

油画山水的说明:油画山水画的是珠峰和南海,是写实性的油画,同时加入一些中国山水画的元素。

构思是这样的:珠峰是世界之巅,也是自然景物,为中国所有(与尼泊尔共有),

南海是中国的领海。按照中国画的特点,将两个在视野中不可能放在同一个画面内的事物放在一起,而两者的过渡就是天空和远山虚化的处理。

画面采用了中国画内容处理灵活的理念和油画的真实感强烈相结合的手段。整幅画的下部是以写实为主的南海,中间大部分都是天空或者是虚幻的远山,上部是写实的珠峰。

让生命拥有美丽家园

安徽合肥 张时卫 文/图



关于园林大家都很熟知,但对园林景观设计、施工、监理、养护、花艺造型、布景、地质灾害改善治理等,非专业人士就未必知晓了。稍稍触碰这个行业,发现如此丰富多彩。其多样性、灵活性、生态性、绿色性等创造出城市多种公园、小区绿化,美丽乡村的特色景观与风光。把城市园林与自然结合,把乡村建设与山林结合。生活在如此的城市视觉里,心灵得到净化,精神被输氧,身心获得极大的愉悦与健康。生命中拥有这样的家园,如每天悦动在城市的氧吧里,清新可人,不能不说园林艺术是多么的让人赏心悦目。

园林景观设计,让旅居在城市里的人们感受到人文山水的层层叠嶂、雕梁画栋,渗透着一种城市生态魅力。当我们打开城市

之门时,你的听觉、嗅觉已与鸟语花香融为一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突然发现,身边拥有一群这样的城市景观设计师,是多么的幸福。他们把城市变为流动的绿色通道,创造出美丽的家园,为引领城市建设、促进社会发展,付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设计中提炼“山”与“水”、“桥”与“路”、“花”与“树”,造型与景观的提升,让城市居住环境品位得到升华。真可谓:一方水土,打造一方美丽。很多城市景观涵盖了多种文化元素,散发出浓浓的现代气息。正因如此,有了他们,城市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园艺景观精品,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不断地获得幸福感。青山绿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道真正的亮丽风景。

还是合欢好味来

安徽肥西 张建春

合欢花开的时间,是我睡眠最好的日子。合欢花安神、催眠,淡淡的花香一吹送,香入心坎,眼睛就睡去了。当然睡了的不仅仅是眼睛,还有心。

如然在合欢花的吹送中,还是睡不着,我会采合欢花一捧,夹在书页间,边读书、边和花香攀谈,不要多久,自然瞌睡来了,眼皮发黏拒绝不了。

窗前的合欢花不少年头了,不是很粗,但高挑,树头、枝叶簇在四楼朝上,花也在这个位置开,正好拥在我的窗口,花语密,花香稠,抬眼一抹薄薄的红,美白不用说。

夜静,香浓,花香估计也是怕吵闹的,每在深夜,我拾取合欢的花香,短叹轻吁,心域就由近及远辽阔,很是惬意。合欢花诗性,不张扬,绒绒的花,纤细而意远。合欢花是不睡觉的,不然,香难传送出来。

窗前的合欢花是经历过磨难的。一年大雪,我半夜归来(当时我在一报社当总编,夜里要审版),合欢树被雪压断了半片。合欢的枝脆,经不起雪的压力,没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气度。我心疼,可也没有好的办法。好在合欢还留有一半,算是大雪给她疏了枝。可能小区树多,合欢为争阳光,拼了劲向上长,有头重脚轻之嫌。大雪为合欢修理了一番,来年春天,似乎长得更好,到了初夏,花泼泼一层。我松了口气,我的担心和心疼多多余。替古人担心多余,为一棵植物担心也多余,大自然选择总是合理的。

再一次磨难来自老旧小区的改造。不知为什么,改造小区的人,爱在树木上做文章,认为树碍事,不问青红皂白地移的移、砍的砍。轮到合欢树了,谁牵的头不知道,有人在合欢树不粗的主杆上,围了块红绸布,且用记号笔写上:手下留情!响应的人群起,纷纷在红绸布上签名,我也签上了,字不好看,但郑重。合欢树很幸运,保留了下来。不过,因这举动,小区还真存留下了一些大树。

喜欢合欢的不止我一人,喜欢让合欢留下,成了众多家窗前的风景。临窗花开,不仅仅是眼睛愉悦的事了。

合欢我是很久不知她名字的,我把她叫绒花树很多年。花绒绒的叫绒花,喇叭状的不就叫喇叭花吗?

吾乡多绒花合欢,不过集中在南塘的四周塘埂上,多得出奇,也单一得出奇。吾乡是丘陵地,水靠塘当家,塘多,什么蒲塘、白水塘、湾塘、解放塘,能数上一大串,但仅南塘埂上多合欢。

南塘水清,平地凿眼人工挖的,塘中还有一篷灯蕊草,一年到头青丝亮杆,冬天冰冻扎扎也是。灯蕊草叶柱状,内容絮絮的,能吸动气。吾乡人,摘了灯蕊草的柱状叶当油灯的蕊,让夜晚多上朵光明。合欢和灯蕊草作伴,把一个塘点缀得有了生机。一到五六月间,合欢齐了劲开花,那才叫美呢,水清、灯蕊草绿、合欢花红,连耕田的老牛拖犁走过,也流连驻足,非得甩动响鞭,才拖三拉四地走开。

好景、好花惹鸟,南塘的埂上多鸟巢。合欢花开时乳鸟飞,碰上只飞不远的鸟,我便撵了去抓。抓住了要给它安家,合欢绒绒的花成了我的必选。成把的合欢花搭好了小鸟的窝,让小鸟安卧之间。鸟窝间是一定要放在枕边的,防猫叼了去。我至今难以忘怀,合欢花的柔和与清凉,以及那股贴着皮肤的清香。清早乳鸟开始啼鸣,我揉揉眼睛,捧着鸟向南塘边跑,乳鸟见了一地的合欢花,猛地抖翅,向天空飞去。飞鸟亦如花,只是开在了空中。

后来我知道,南塘埂上的合欢是爷爷从省城劳模会时拣来的种子,一把把撒在了塘埂上的,南塘有福。遗憾的是爷爷没告诉我这树的名字,或许爷爷也不知道,他也一直叫合欢为绒花树的。

绒花也好,在吾乡绒是柔轻,柔软于心,是大欢喜、大善良。

吾乡拆迁了,南塘填了,但埂上的合欢树多被移走,过上了流浪生活。好树,谁不多担待些。

合欢是好树,合欢花还承载了乡愁。

这几天风顺,总有不良的气味乱蹿,让人心存不爽,各种猜测,以为是花的气息,又多集中在石楠花上,没定论,但可能性很小。我没闻到,原因很简单,我的窗前有合欢的好味,如拉了一层隔离的帘子,乡愁是这帘子的经纬。

下午,文友们在微信群撺掇我写诸如《膺货》之类的文字,别说还真有感觉,摆了阵势动笔,但推开窗户,合欢花凑在了眼前,合欢花揪我,不写合欢,对不起这花。合欢花柔和、纤细、诗性,膺和合欢花沾不上边际。

“夜合枝头别有春,坐含风露入清晨。任他明月能想照,敛尽芳心不向人。”合欢花不说,我说合欢好味来。